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回 隔紙窗偷覷騙子形 接家書暗落思親淚

卻說當下我看見那一千兩的票子，不禁滿心疑惑。再看那信面時，署著「鐘緘」兩個字。然後檢開票子看那來信，上面歪歪斜斜的，寫著兩三行字。寫的是：屢訪未晤，為悵！僕事，諒均洞鑒。乞在方伯處，代圓轉一二。附呈千金，作為打點之費。尊處再當措謝。今午到關奉謁，乞少候。雲泥兩隔。

我看了這信，知道是鐘雷溪的事。然而不便出一千兩的收條給他，因拿了這封信，走到書房裡，順手取過一張信紙來，寫了「收到來信一件，此照，吳公館收條」十個字，給那來人帶去。歇了一點多鐘，那來人又將收條送回來，說是：「既然吳老爺不在家，可將那封信發回，待我們再送到關上去。」當下高升傳了這話進來。我想，這封信已經拆開了，怎麼好還他。因叫高升出去交代說：「這裡已經專人把信送到關上去了，不會誤事的，收條仍舊拿了去罷。」

交代過了，我心下暗想：這鐘雷溪好不冒昧，面還未見著，人家也沒有答應他代辦這事，他便輕輕的送出這千金重禮來。不知他平日與繼之有甚麼交情，我不可耽擱了他的正事，且把這票子連信送給繼之，憑他自己作主。要想打發家人送去，恐怕還有甚麼話，不如自己走一遭，好在這條路近來走慣了，也不覺著很遠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帶了那封信，出門僱了一匹馬，上了一鞭，直奔大關而來。

見了繼之，繼之道：「你又趕來做甚麼？」我說道：「恭喜發財呢！」說罷，取出那封信，連票子一並遞給繼之。繼之看了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兄弟，你有給他回信沒有？」我說：「因為不好寫回信，所以才親自送來，討個主意。」遂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繼之聽了，也沒有話說。

歇了一會，只見家人來回話，說道：「鐘大人來拜會，小的擋駕也擋不及。他先下了轎，說有要緊話同老爺說。小的回說，老爺沒有出來，他說可以等一等。小的只得引到花廳裡坐下，來回老爺的話。」繼之道：「招呼煙茶去。交代今日午飯開到這書房裡來。開飯時，請鐘大人到帳房裡便飯。知照帳房師爺，只說我沒有來。」那家人答應著，退了出去。我問道：「大哥還不會他麼？」繼之道：「就是會他，也得要好好的等一會兒；不然，他來了，我也到了，哪裡有這等巧事，豈不要犯他的疑心。」於是我兩個人，又談些別事。繼之又檢出幾封信來交給我，叫我寫回信。

過了一會，開上飯來，我兩人對坐吃過了，繼之方才洗了臉，換上衣服，出去會那鐘雷溪。我便跟了出去，閃在屏風後面去看他。

只見繼之見了雷溪，先說失迎的話，然後讓坐，坐定了，雷溪問道：「今天早起，有一封信送到公館裡去的，不知收到了沒有？」繼之道：「送來了，收到了。但是……」繼之這句話並未說完，雷溪道：「不知簽押房可空著？我們可到裡面談談。」繼之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說著，一同站起來，讓前讓後的往裡邊去。我連忙閃開，繞到書房後面的一條夾衚衕裡。這夾衕裡有一個窗戶，就是簽押房的窗戶。我又站到那裡去張望。好奇怪呀！你道為甚麼，原來我在窗縫上一張，見他兩個人，正在那裡對跪著行禮呢！

我又側著耳朵去聽他。只聽見雷溪道：「兄弟這件事，實在是冤枉，不知哪裡來的對頭，同我頑這個把戲。其實從前舍弟在上海開過一家土行，臨了時虧了本，欠了莊上萬把銀子是有的，哪裡有這麼多，又拉到兄弟身上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很可以遞個親供，分辯明白，事情的是非黑白，是有一定的，哪裡好憑空捏造。」雷溪道：「可不是嗎！然而總得要一個人，在制軍那裡說句把話，所以奉求老哥，代兄弟在方伯跟前，伸訴伸訴，求方伯好歹代我說句好話，這就容易辦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件事，大人很可以自己說，卑職怕說不上去。」雷溪道：「老哥萬不可這麼稱呼，我們一向相好。不然，兄弟送一份帖子過來，我們換了帖就是兄弟，何必客氣！」繼之道：「這個萬不敢當！卑職……」雷溪搶著說道：「又來了！縱使我仰攀不上換個帖兒，也不可這麼稱呼。」繼之道：「藩臺那裡，若是自己去求個把差使，許還說得上；然而卑職……」雷溪又搶著道：「噯！老哥，你這是何苦奚落我呢！」繼之道：「這是名分應該這樣。」雷溪道：「我們今天談知己話，名分兩個字，且擱過一邊。」繼之道：「這是斷不敢放肆的！」雷溪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！我們且談正話罷。」繼之道：「就是自己求差使，卑職也不曾自己去求過，向來都是承他的情，想起來就下個札子。何況給別人說話，怎麼好冒冒昧昧的去碰釘子？」雷溪道：「當面不好說，或者托托旁人，衙門裡的老夫子，老哥總有相好的，請他們從中周旋周旋。方才送來的一千兩銀子，就請先拿去打點打點。老哥這邊，另外再酬謝。」繼之道：「裡面的老夫子，卑職一個也不認得。這件事，實在不能盡力，只好方命的了。這一千銀子的票子，請大人帶回去，另外想法子罷，不要誤了事。」雷溪道：「藩臺同老哥的交情，是大家都曉得的。老哥肯當面去說，我看一定說得上去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卑職一定不敢去碰這釘子！論名分，他是上司；論交情，他是同先君相好，又是父執。萬一他擺出老長輩的面目來，教訓幾句，那就無味得很了。」雷溪道：「這個斷不至此，不過老哥不肯賞臉罷了。但是兄弟想來，除了老哥，沒有第二個肯做的，所以才冒昧奉求。」繼之道：「人多著呢，不要說同藩臺相好的，就同制軍相好的人也不少。」雷溪道：「人呢，不錯是多著。但是誰有這等熱心，肯鑒我的冤枉。這件事，兄弟情願拿出一萬、八千來料理，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經手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不說了。歇了一歇，又道：「這票子還是請大人收回去，另外想法子。卑職這裡能盡力的，沒有不盡力。只是這件事力與心違，也是沒法。」雷溪道：「老哥一定不肯賞臉，兄弟也無可奈何，只好聽憑制軍的發落了。」說罷，就告辭。

我聽完了一番話，知道他走了，方才繞出來，仍舊到書房裡去。

繼之已經送客回進來了。一面脫衣服，一面對我說道：「你這個人好沒正經！怎麼就躲在窗戶外頭，聽人家說話？」我道：「這裡面看得見麼，怎麼知道是我？」繼之道：「面目雖是看不見，一個黑影子是看見的，除了你還有誰！」我問道：「你們為甚麼在花廳上不行禮，卻跑到書房裡行禮起來呢？」繼之道：「我哪裡知道他！他跨進了門閭兒，就爬在地下磕頭。」我道：「大哥這般回絕了他，他的功名只怕還不保呢。」繼之道：「如果辦得好，只作為欠債辦法，不過還了錢就沒事了；但是原告呈子上是告他棍騙呢。這件事看著罷了。」我道：「他不說是他兄弟的事麼？還說只有萬把銀子呢。」繼之道：「可不是嗎。這種飾詞，不知要哄哪個。他還說這件事肯拿出一萬、八千來斡旋，我當時就想駁他，後來想犯不著，所以頓住了口。」我道：「怎麼駁他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他說是他兄弟的事，不過萬把銀子，這會又肯拿出一萬、八千來斡旋這件事。有了一萬或八千，我想萬把銀子的老債，差不多也可以將就了結的了，又何必另外斡旋呢？」

正在說話間，忽家人來報說：「老太太到了，在船上還沒有起岸。」繼之忙叫備轎子，親自去接。又叫我先回公館裡去知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到了下午，繼之陪著他老太太來了。繼之夫人迎出去，我也上前見禮。這位老太太，是我從小見過的。當下見過禮之後，那老太太道：「幾年不見，你也長得這麼高大了！你今年幾歲呀？」我道：「十六歲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大哥往常總說你聰明得很，將來不可限量的，因此我也時常記掛著你。自從你大哥進京之後，你總沒有到我家去。你進了學沒有呀？」我說：「沒有，我的工夫還夠不上呢。況且這件事，我看得很淡，這也是各人的脾氣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雖然看得淡，可知你母親並不看得淡呢。這回你帶了信回去，我才知道你老太爺過了。怎麼那時候不給我們一個訃聞？這會我回信也給你帶來了，回來行李到了，我檢出來給你。」我謝過了，仍到書房裡去，寫了幾封繼之的應酬信。

吃過晚飯，只見一個丫頭，提著一個包裹，拿著一封信交給我。我接來看時，正是我母親的回信。不知怎麼著，拿著這封信，還沒有拆開看，那眼淚不知從哪裡來的，撲簌簌的落個不了。展開看時，不過說銀子已經收到，在外要小心保重身體的話。又寄了幾件衣服來，打開包裹看時，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線。不覺又加上一層感觸。這一夜，繼之陪著他老太太，並不曾到書房裡

來。我獨自一人，越覺得煩悶，睡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只睡不著。想到繼之此時，在裡面敘天倫之樂，自己越發難過。坐起來要寫封家信，又沒有得著我伯父的實信，這回總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，因此又擱下了筆。順手取過一疊新聞紙來，這是上海寄來的。上海此時，只有兩種新聞紙：一種是《申報》，一種是《字林滬報》。在南京要看，是要隔幾天才寄得到的。此時正是法蘭西在安南開仗的時候。我取過來，先理順了日子，再看了幾段軍報，總沒有甚麼確實消息。只因報上各條新聞，總脫不了「傳聞」、「或謂」、「據說」、「確否容再探尋」等字樣，就是看了他，也猶如聽了一句謠言一般。看到後幅，卻刊上許多詞章。這詞章之中，豔體詩又占了一大半。再看那署的款，卻都是連篇累牘，猶如徽號一般的別號，而且還要連表字、姓名一齊寫上去，竟有二十多個字一個名字的。再看那詞章，卻又沒有甚麼驚人之句。而且豔體詩當中，還有許多輕薄句子，如《詠繡鞋》有句云：「者番看得渾真切，胡蝶當頭茉莉邊。」又《書所見》云：「料來不少芸香氣，可惜狂生在上風。」之類，不知他怎麼都選在報紙上面。據我看來，這等要算是誨淫之作呢。

因看了他，觸動了詩興，要作一兩首思親詩。又想就這麼作思親詩，未免率直，斷不能有好句。古人作詩，本來有個比體，我何妨借件別事，也作個比體詩呢。因想此時國家用兵，出戍的人必多。出戍的人多了，戍婦自然也多。因作了三章《戍婦詞》道：

喔喔籬外雞，悠悠河畔碓。雞聲驚妾夢，碓聲碎妾心。妾心欲碎未盡碎，可憐落盡思君淚！妾心碎盡妾悲傷，游子天涯道阻長。道阻長，君不歸，年年依舊寄征衣！

嗷嗷天際雁，勞汝寄征衣。征衣待禦寒，莫向他方飛。天涯見郎面，休言妾傷悲；郎君如相問，願言尚如郎在時。非妾故自諱，郎知妾悲郎憂思。郎君憂思易成病，妾心傷悲妾本性。

圓月圓如鏡，鏡中留妾容。圓明照妾亦照君，君容應亦留鏡中。兩人相隔一萬里，差幸有影時相逢。烏得妾身化妾影，月中與郎談曲衷？可憐圓月有時缺，君影妾影一齊沒！

作完了，自家看了一遍，覺得身子有些困倦，便上床去睡。此時天色已經將近黎明了。正在朦朧睡去，忽然耳邊聽得有人道：「好睡呀！」

正是：草堂春睡何曾足，帳外偏來擾夢人。要知說我好睡的人是誰，且待下回再記。